

武皇一生 生死决斗

李淳风没防备杨氏突然发问,拱手道:“天数系于人,今圣天子在朝,满朝文武皆为忠良,地方上又有应国公这等仁厚君子。在下也无须杞人忧天,私窥运数,如今自是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”

他的这番话既歌颂了天子又称赞了武士曷(yu ē),自以为应变得当。

哪料杨氏听罢微微点头,笑道:“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,说得好……妾身若没猜错,两位这是去长安谋仕途,恰好路过鄙邑吧?”

才说了一句话便被她瞧出端倪,李

## 04 为杨氏子女相面

淳风尴尬不语。袁天罡却泰然自若:“夫人果真高明,一语道破我等心思。”

“先生过誉了……”杨氏嘴上谦逊,眼中却陡然露出一股傲气,神情不似先前那般恭敬了。

袁天罡手捻胡须,道:“非是在下唐突,方才夫人一出来,我便觉得您相貌不俗,宜室宜家自不必言,难得的是有富贵慈祥之态,家中必有贵子佳女。”

这一言真似钥匙开锁,正戳中杨氏的心结。她的怠慢之态未及舒展便消失得无影无踪,急切询问:“先生所言非虚?”

“在下绝非信口献媚。夫人若不见怪,可否将令郎、令爱请出,容在下细细端详?”

“求之不得啊!”杨氏大悦,忙令婢女去领孩子,“我夫妻二人皆已年逾半百,喜忧如何无须多问,倒是孩子们的前程让我牵挂难释,先生既肯指点迷津,可算解了妾身一桩心事……”

说话间,婢女领来3个孩子,前两个是男孩,后一个是女孩。说来也怪,俩男孩看模样已十三四岁,这等年岁的男孩早该知书达理,但这两孩子举止轻浮、衣衫污秽,全无公侯子弟的气质,礼数亦不甚通,见了母亲连句话都不说,随随便便就在廊下一站。女孩却与俩男孩大有不同,五六岁大,衣裙华丽,怀抱一柄雪白无瑕的玉如意,如此名贵之

物,她只当成寻常玩具,身边有4个婢女跟随伺候,真有侯门小姐的气派,不过,看上去有些过分娇宠了。

杨氏道:“我夫妻二人膝下4个孩子,最小的未满4岁,尚在午睡,有劳您先看看这3个孩子的面相。”说着,她便招呼那两个男孩:“元庆、元爽,还不快向先生施礼。”俩男孩满脸不情愿,却不敢违拗母亲之言,慢吞吞上前,勉强一揖,几无恭敬之态。

袁天罡眼皮都没抬,只轻轻瞥了一眼,便道:“这两个郎君皆保家守业之子。”看相之人说话大多夸张,多用吹捧之语,“保家守业”不过是对庸庸碌碌加以粉饰,绝非称赞之辞。

李淳风听他如此敷衍,甚是心焦,却见杨夫人竟毫不介意,略一思忖,豁然明了:杨氏嫁入武家不过七八年,这俩男孩却已10岁有余,必是武士曷的前室所出,今日我们是她的座上客,一路盘缠全靠着她,当然不便大赞前室儿女,以免惹她不满。况且,俩男孩的生母亡故,逢此高门继母,日子八成不好过,前程暗淡也在情理之中。袁兄慧敏心细、眼光犀利,真把世态人情都揣摩透啦!

接下来轮到那娇宠女孩。这孩子甚是忸怩,不愿理睬生人,无论婢女怎么哄,她都不肯近前,还把玉如意抛在地上。杨氏无奈起身,摸着她的小脸哄

劝良久,才将她拉至袁天罡面前。大户人家的子女多由乳媪(音rǔ ǎo,意为乳母)、仆妇照看,亲生母亲也不管其琐碎之事,像杨氏这般亲自哄孩子的,实属罕见。

这次袁天罡不敢怠慢了,他仔细端详女孩,见她五官俊秀、皮肤白皙,神情举止颇似其母,确是个美人坯子,连连点头。“这是个命中富贵的小女子,不过……”他说到这里,话锋一转,“虽富贵却恐不利夫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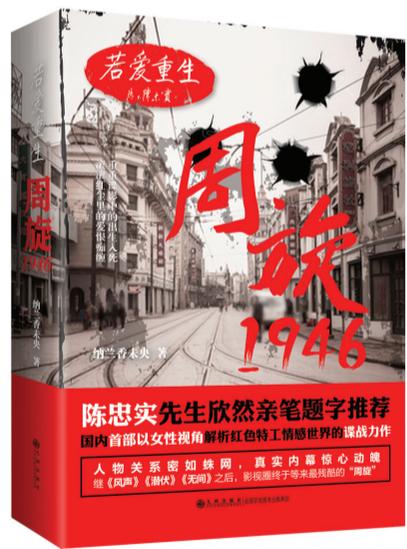
杨氏初闻他言,面露喜色,但当听到“不利夫家”时,眼神又暗淡了,叹道:“唉!女子再强,到头来还要指望丈夫,这也算不得好面相。”

说罢,杨氏默然低头,凝视地上那柄沾染尘埃的玉如意,久久不语,似勾起无限心事。

李淳风见她满面愁苦,已如坐针毡,偷偷瞪了袁天罡一眼,赶紧扭头赔笑道:“夫人切莫灰心,何不把幼子抱来一观?说不定那孩儿尊贵至极呢!”

杨氏虽点头称是,却似已不抱希望,由侍女搀扶着,怔怔起身转入后堂。李淳风见她走远,忙不迭嗔怪:“你说那女孩富贵也就是了,何必画蛇添足,说她不利于夫家?”

(摘自《武则天: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)



两代特工 十面埋伏

底下众人哄笑起来,有人还在不满意地嚷着。年轻教官挥挥教鞭:“好了好了,不能每堂课都逼着我延时吧?你们不渴,我的嗓子可冒烟了。”

有人忙上前递水给他,有人还在调侃:“谁让您讲得生动,每次课总让大家听不够呢?”

沁梅站起身来,想随着慢慢散去的人群走开,却看到被人围着的教官手中的教鞭指着: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,这一行第七排那个女生留下,其他人散了吧。”

## 26 相互认识

沁梅不知所措,却发觉身旁有女生拉她:“说的是你,楚教官让你留下。”教室中只剩下台上的人和后排的沁梅,两个人还隔得八丈远。

“哎,那个蹭吃蹭喝的,过来吧!”年轻教官对她喊道,声音冷冷的。

沁梅暗暗咋舌,原来这人早就察觉了自己的行径,可他是如何发现的?

这种不客气的语调让沁梅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无所畏惧感,刚才偷听的胆怯和不自在都消失了。

看清楚抿着嘴,仰着脸走近自己的女孩,教官扑哧一笑:“我还以为……原来是个……哎,我记得附近没学校呀?”

“你什么意思啊?”

“你难道不是个学生吗?最多是个初中生!”

“我看你最多是个幼儿园老师的眼光吧!”

“黄毛丫头嘴巴挺厉害啊!你是谁家的孩子?大人会带你来这个地方?”

“这个地方咋了?龙潭虎穴?闲人免进?”

“龙潭虎穴的说法值得商榷,不过闲人免进是肯定的。黄毛丫头,说话这样尖锐!我告诉你,这里不是乱说话的地方,小心把你关起来!”

“这家伙,真把我当小孩来吓唬了。”沁梅虽然没答话,但用行动做出还击——她也同样瞪起眼睛,用一种倔强、无畏的目光和他对视着。

“咦?这小丫头,咋不怕人呢?”教官的权威受到挑战,他似乎有点儿不习惯。他还想说什么,却见一个女少尉匆匆跑来:“楚总,老板让您马上去他的办公室,有紧急军务!”

这个被称为“楚总”的人点头,将讲台上的一沓讲义递给女少尉:“给我送回办公室。”他转身欲走,却好像突然想到什么,回头对沁梅道:“小丫头,快回家吧!哦,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,原路返回,别去那头!”

他指指西面,正是刚才胡文轩告诉她不能去的方向。这都什么毛病呀?怎么都这么说?西面究竟有什么?

沁梅正愣怔着,却听到那个“楚总”又撂下一句话:“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小家伙?胆子真大!来这里听课!听得懂吗?不是什么课都好听的……”

他的声音渐行渐远,沁梅不服气地哼了一声,她大约猜出来他是谁了。

又闲逛了一会儿,沁梅就听话地原路返回,来到二楼胡文轩的办公室门前。

她未敲门便直接进去,看到养父正和一名军人在谈论什么,那个背对门而立的熟悉背影,不看正面,沁梅也能认出来他是谁。

“好了,就先说到这里吧!”胡文轩止住话头,又招呼沁梅上前,给两个人介绍:“阿梅,这位就是我早就说过想介绍给你认识的一名……唔,算老师吧!楚天舒少校,才从美国回来的电讯情报专家、电讯博士,现任我们情报侦听处的总破译师。”

他又向楚天舒介绍着自己的女儿:“这个是我的女儿沁梅,她年纪虽小,但也在重庆上过几天电讯培训班,你们算是有些共同语言的。”

“岂敢?”沁梅抢过话头,“爸,您的话让人家博士笑话了,我怎敢和如此高端的人士有共同语言呢?您的话吓死我不要紧,只怕要让人家博士笑死了!好嘛,前后两条人命。”

“丫头没规矩!”胡文轩又嗔又笑。

“你好,胡小姐,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楚天舒认出了沁梅,开始显然有些吃惊,他的眉毛扬了一下,嘴角挂上了然一切的笑意。沁梅看在眼里,觉得这笑意透着些古怪和揶揄。不过,此刻他这番问话似乎出于他的教养和礼仪,他向沁梅伸出手来。

沁梅却故意将手藏到背后:“不好意思,我不姓胡。”

楚天舒感到有些困惑,露出一丝尴尬,他看看胡文轩,自己先脸红了。

(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)